

松蘿紀聞

遼海叢書

張伯未



松漠記聞卷上

宋鄱陽洪皓撰

女真即古肅真國也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
開皇中遣使貢獻文帝因宴勞之使者及其徒起舞於前曲折皆爲
戰鬪之狀上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其屬分六部
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爲混同江其江
甚深狹處可六七十步闊處至百步唐太宗征高麗靺鞨佐之戰甚
力駐蹕之敗高延壽高惠真以衆及靺鞨兵十餘萬來降太宗悉縱
之獨坑靺鞨三千人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爲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
府以部長爲都督刺史朝廷爲置長史監之賜府都督姓李氏訖唐
世朝獻不絕五代時始稱女真後唐明宗時嘗寇登州渤海擊走之
其後避契丹諱更爲女直契丹之諱曰宗真俗訛爲女質居混同江之南者
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北爲生女真亦臣于契丹後有

酋豪受其宣命爲首領者號太師契丹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餘里
建寨以守予嘗自賓涉江過其寨守禦已廢所存者數十家耳

生女
眞即

金國
也

女眞酋長乃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女眞以其練事後
隨以首領讓之兄弟三人一爲熟女眞酋長號萬戶其一適他國完
顏年六十餘女眞妻之以女亦六十餘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自此
傳三人至楊哥太師無子以其姪阿骨打之弟諡曰文烈者爲子其
後楊哥生子闡辣乃令文烈歸宗

金主九代祖名龔福追諡景元皇帝號始祖配曰明懿皇后八代祖
名訛魯追諡德皇帝配曰思皇后七代祖名佯海追諡安皇帝配曰
節皇后六代祖名隨濶追諡定昭皇帝號獻祖配曰恭靖皇后五代
祖字堇名實魯追諡成襄皇帝號昭祖配曰威順皇后高祖太師名
胡來追諡惠

犯欽宗
廟諱

皇帝號景祖配曰昭肅皇后曾祖太師名核里

頗追諡聖肅皇帝號世祖配曰翼簡皇后曾叔祖太師名蒲刺束追諡穆憲皇帝號肅宗配曰靜宣皇后曾季祖太師名楊哥追諡孝平皇帝號穆宗配曰貞惠皇后伯祖太師名吳刺束追諡恭簡皇帝號康宗配曰敬僖皇后祖名旻世祖第二子咸雍四年歲在戊申生即阿骨打也滅契丹諡大聖武元皇帝號太祖同母弟二人長曰吳乞買次曰撒也阿骨打卒吳乞買立名晟諡文烈皇帝號太宗配曰明德皇后今主名亶阿骨打之孫繩果之子繩果追諡景宣皇帝亶之配曰屠始坦氏

阿骨打八子正室生繩果於次爲第五又生第七子乃燕京留守易王之父正室卒其繼室立亦生二子長曰二太子爲東元帥封許王南歸至燕而卒次生第六子曰蒲路虎爲堯王太傅領尙書省事長子固礪力本切側室所生爲太師涼國王領尙書省事第三曰三太子爲左元帥與四太子同母四太子即兀朮爲越王行臺尙書令第八

子曰邢王爲燕京留守打毬墜馬死自固礪以下皆爲奴婢繩果死其妻爲固礪所收故今主養於固礪家及吳乞買卒其子宋國王與固礪粘罕爭立以今主爲嫡遂立之

吳乞買乙卯年卒長子曰宗磐爲宋王太傅領尙書省事與滕王虞王皆爲悟室所誅次日賢爲沂王燕京留守次日滕王虞王袁王撒也稱搆鄔威切板搆板彼云大也孛極烈吳乞買時爲儲君嘗謀盡誅南人

闌辣封魯王爲都元帥後被誅其子太拽馬亦被囚因赦得出庶子烏拽馬名勗字勉道今爲平章

粘罕者吳乞買三從兄弟名宗幹小名烏家奴本日粘漢言其貌類漢兒也其父即阿盧里移賚粘罕爲西元帥後雖貴亦襲父官稱曰阿盧里移賚孛極烈都元帥孛極烈彼云大官人也其庶弟名宗憲字吉甫好讀書甚賢

悟室者女真人悟作鄔音或云悟失名希尹封陳王爲左相誅宋亮

滕虞凡七十二王後爲兀朮族誅

回鶻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時有入居秦川爲熟戶者女真破陝悉徙之燕山甘涼瓜沙舊皆有族帳後悉羈縻于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頗自爲國有君長其人卷髮深目眉修而濃白眼睫而下多虬髯土多瑟瑟珠玉帛有咒羅絛毛氍毹錦注絲熟綾斜褐藥有脰肭臍硃砂香有乳香安息篤耨善造寶鐵刀劒烏金銀器多爲商賈於燕載以橐它過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賈人苦之後以

物美惡雜貯毛連中

毛連以羊毛緝之單其中兩頭爲袋以毛繩或線封之有甚麗者有間以雜色毛者則輕細或

然所征亦不貲其來浸熟始厚賂稅吏密識其中下品俾指之尤能別珍寶蕃漢爲市者非其人爲僧則不能售價奉釋氏最甚共爲一堂塑佛像其中每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塗佛口或捧其足而鳴之謂爲親敬誦經則衣袈裟作西竺語燕人或俾之祈禱多驗婦人類男子白皙著青衣如中國道服然以薄青紗幕首而見其面其

居秦川時女未嫁者先與漢人通有生數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種
類媒妁來議者父母則曰吾女嘗與某人某人昵以多爲勝風俗皆
然其在燕者皆久居業成能以金相瑟瑟爲首飾如釵頭形而曲一
二寸如古之筭狀又善結金線相瑟瑟爲珥及巾環織熟錦熟綾注
絲線羅等物又以五色線織成袍名曰剋絲甚華麗又善撚金線別
作一等背織花樹用粉繳經歲則不佳唯以打換達靺辛酉歲金國
肆青皆許西歸多留不反今亦有目微深而髯不虬者蓋與漢兒通
而生也

溫熱者國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後爲契丹徙置黃龍府南百餘里曰
賓州州近混同江即古之粟末河黑水也部落雜處以其族類之長
爲千戶統之契丹女眞貴游子弟及富家兒月夕被酒則相率攜尊
馳馬戲飲其地婦女聞其至多聚觀之間令侍坐與之酒則飲亦有
起舞歌謳以侑觴者邂逅相契調謔往反即載以歸不爲所顧者至

追逐馬足不遠數里其攜去者父母皆不問留數歲有子始具茶食酒數車歸寧謂之拜門因執子壻之禮其俗謂男女自媒勝於納幣而昏者飲食皆以木器好寘蠱他人欲其不驗者云三彈指於器上則其毒自解亦間有遇毒而斃者族多李姓予頃與其千戶李靖相知靖二子亦習進士舉其姪女嫁爲悟室子婦靖之妹曰金哥爲金主之伯固礪側室其嫡無子而金哥所生今年約二十餘頗好延接儒士亦讀儒書以光祿大夫爲吏部尙書其父死託字文虛中高士談趙伯璘爲誌高字以趙貧命趙爲之而二人書篆其文額所濡甚厚曾在燕識之亦學奕象戲點茶靖以光祿知同州冒墨有素今亡矣其論議亦可聽衣制皆如漢兒

渤海國去燕京女眞所都皆千五百里以石累城足東並海其王舊以大爲姓右姓曰高張楊竇烏李不過數種部曲奴婢無姓者皆從其主婦人皆悍妬大氏與他姓相結爲十姊妹迭幾察其夫不容側

室及他游聞則必謀寘毒死其所愛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覺者九人則羣聚而訴之爭以忌嫉相夸故契丹女真諸國皆有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婦侍婢唯渤海無之男子多智謀驍勇出他國右至有三入渤海當一虎之語契丹阿保機滅其王大譴譟徙其名帳千餘戶于燕給以田疇捐其賦入往來貿易關市皆不征有戰則用爲前驅天祚之亂其聚族立姓大者於舊國爲王金人討之軍未至其貴族高氏棄家來降言其虛實城後陷契丹所遷民益蕃至五千餘戶勝兵可三萬金人慮其難制頻年轉戍山東每徙不過數百家至辛酉歲盡驅以行其人大怨富室安居踰二百年往往爲園池植牡丹多至三二百本有數十榦叢生者皆燕地所無纔以十數千或五千賤買而去其居故地者今仍契丹舊爲東京置留守有蘇扶等州蘇與中國登州青州相直每大風順隱隱聞雞犬聲阿保機長子東丹王贊華封於此謂之人皇王不得立鞅鞅嘗賦詩曰小山壓大山大

山全無力羞見當鄉人從此投外國遂自蘇乘筏浮海歸唐明宗善畫馬好經籍猶以筏載行其國初倣唐置官司國少浮圖氏有趙崇德者爲燕都運未六十餘休致爲僧自爲大院請燕竹林寺慧日師住持約供衆僧三年費竹林乃四明人趙與予相識頗久

古肅眞城四面約五里餘遺堞尙在在渤海國都三十里亦以石累城脚

黃頭女眞者皆山居號合蘇館女眞

合蘇館河西亦有八館在黃河東今皆屬金人與金粟城

五花城隔河相近二城八館舊屬契丹今屬夏人金人約以兵取關中以三城八館報之後背約再取八館而三城在河西屢爭不得其

一城忘其名

其人戇朴勇鷲不能別死生金人每出戰皆被以重札令前

驅謂之硬軍後役之益苛廩給既少遇鹵掠所得復奪之不勝忿天會十一年遂叛興師討之但守遏山下不敢登其巢穴經二年出鬪而敗復降疑即黃頭室韋也金國謂之黃頭生女眞髭髮皆黃目精多綠亦黃而白多因避契丹諱遂稱黃頭女眞

盲骨子契丹事迹謂之朦骨國即唐書所謂蒙兀部

大遼道宗朝有漢人講論語至北辰居所而衆星共之道宗曰吾聞北極之下爲中國此豈其地邪至夷狄之有君疾讀不敢講則又曰上世獯鬻獫狁蕩無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卒令講之

道宗末年阿骨打來朝以悟室從與遼貴人雙陸貴人投瓊不勝妄行馬骨打憤甚拔小佩刀欲刺之悟室急以手握鞘骨打止得其柄杙其胸不死道宗怒侍臣以其强悍咸勸誅之道宗曰吾方示信以待遠人不可殺或以王衍縱石勒張守珪赦安祿山終致後害爲言亦不聽卒歸之至叛遼用悟室爲謀主骨打且死囑其子固礪善待之

大遼盛時銀牌天使至女眞每夕必欲薦枕者其國舊輪中下戶作止宿處以未出適女待之後求海東青使者絡繹恃大國使命惟擇

美好婦人不問其有夫及閥閱高者女真浸忿遂叛初女真有戎器而無甲遼之近親有以衆叛間入其境上爲女真一酋說而擒之得甲首五百女真賞其酋爲阿盧里移賚彼云第三箇官人亦呼爲杜公旣起師才有千騎用其五百甲攻破寧江州遼衆五萬禦之不勝復倍遣之亦折北遂益至二十萬女真以衆寡不敵謀降大酋粘罕悟室婁宿等曰我殺遼人已多降必見勦不若以死拒之時勝兵至三千旣連敗遼師器甲益備與戰復克天祚乃發蕃漢五十萬親征大將余都姑謀廢之立其庶長子趙王謀泄以前軍十萬降遼軍大震天祚怒國人叛已命漢兒遇契丹則殺之初遼制契丹人殺漢兒者皆不加刑至是攄其宿憤見者必死國中駭亂皆莫爲用女真乘勝入黃龍府五十餘州浸逼中京中京古城白雪城天祚懼遣使立阿骨打爲國王骨打留之遣人邀請十事欲開帝爲兄弟國及尙主使數往反天祚不得已欲帝之而他請益堅天祚怒曰小夷乃欲偶吾女邪囚其使不報已而

中京被圍跳至上京過燕遂投西夏夏人雖舅甥國畏女真之強不果納初大觀中本朝遣林攄使遼遼人命習儀攄惡其屑屑以蕃狗詆伴使天祚曰大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我同欲致之死在廷恐兆釁皆泣諫止杖半百而釋之時天祚窮將來歸以是故恐不加禮廼走小勃律復不納乃夜回欲之雲中未明遇諜者言婁宿軍且至天祚大驚時從騎尙千餘有精金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值天微雪車馬皆有轍跡爲敵所及先遣近貴諭降未復婁宿下馬跪于天祚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冑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而進遂俘以還封海濱王處之東海上其初走河西也國人立其季父於燕俄死以其妻代後與郭藥師來降所謂蕭太后者

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覆其枝榦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

每春冰始泮遼主必至其地鑿冰釣魚放弋爲樂女真率來獻方物若貂鼠之屬各以所產量輕重而打博謂之打女真後多強取女真始怨暨阿骨打起兵首破此州馴致亡國

遼亡大實林牙亦降

大實小名林牙猶翰林學士虜俗大槩以小名居官上

後與粘罕雙陸爭

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及既歸帳即棄其妻攜五子宵遁

詰旦粘罕怪其日高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

大晉畏

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

相之女真遣故遼將余都姑帥兵經略屯田于合董城

城去上京三千里

大

實游騎數十出入軍前都姑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追遼御馬數十萬牧于磧外女真以絕遠未之取皆爲大實所得今梁王大實皆亡

餘黨猶居其地

合董之役令山西河北運糧給軍予過河陰縣令以病解獨簿出迎以線繫槐枝垂綠袍上命之坐懇辭叩其故以實言曰縣饋餉失期令被撻柳條百慙不敢出某亦罹此罰痛楚特甚故不可坐創未愈懼爲腋氣所侵故帶槐以辟之余都姑之降金人以爲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鞅鞅其軍合董也失其金牌金人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都姑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都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郡守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眞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僞許之遣其妻來告時悟室爲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兒那也回行數百里那也見二騎馳甚遽問之曰會見監軍否以不識對問爲誰曰余都下人那也追及悟室曰適兩契丹云余都下人旣在西京何故不識監軍

北人稱雲中爲西京

恐有姦謀遂回馬追獲之搜其靴中得余

都書曰事已泄宜便下手復馳告悟室即回燕統軍來謁縛而誅之
又二日至雲中余都微覺父子以遊獵爲名遁入夏國夏人問有兵
幾何云親兵三百遂不納投達剌達剌先受悟室之命其首領詐
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達剌善射無衣甲余都出敵不勝父子
皆死凡預謀者悉誅契丹之黠漢兒之有聲者皆不免

金國舊俗多指腹爲昏姻既長雖貴賤殊隔亦不可渝壻納幣皆先
期拜門戚屬偕行以酒饌往少者十餘車多至十倍飲客佳酒則以
金銀旂貯之其次以瓦旂列於前以百數賓退則分餉焉男女異行
而坐先以烏金銀盃酌飲

以貧者

以木

酒三行

進大軟脂

小軟脂

如中國

蜜

饅

以松實

或圓或爲柿

帶花大路

類

中實

饅

方

人一盤

曰茶食

宴罷富

者

瀾建茗

留上客

數人啜之

或以麤者

煎乳酪

婦家無

大小皆坐炕

上壻黨

羅拜其下

謂之男下

女禮畢

壻牽馬

百匹者

十匹陳其前

婦翁選

子姓之別

馬者視之

寒痕則留

好

也

婦翁選子姓之別馬者視之寒痕則留

好

也

辛辣則退

不好

也

留者不過